

流畅生动 神完气足

——明清重臣党崇雅手书楹联,为其目前存世唯一原件真迹

■陕西宝鸡 刘莉

党崇雅(1584—1666),字于姜,明末清初宝鸡县蟠龙人。他在明末清初政治舞台上影响巨大,历经天启、崇祯、李自成、顺治、康熙等朝代,历任河南南阳府推官,山东道监察御史,四川巡按御史。期间为挽救明王朝尽忠竭智,激烈反对崇祯帝重用宦官干预军国政事。明朝灭亡后,曾投降李自成。清朝顺治元年又降清,出任刑部左侍郎,刑部尚书,户部尚书。顺治九年告老回原籍陕西宝鸡。一年后顺治皇帝又特旨起用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,赐爵光禄大夫,食正一品俸,赠官少保兼太子太保,官至国史院大学士,故后人尊称其为党阁老。党崇雅虽一仆二主,但为官清廉,得到过顺治皇帝的多次褒奖,是明末清初陕西地方政治地位最高、影响最大的历史名人。党崇雅身世仕途跌宕起伏,虽历经数百年,其遗闻轶事在关中西府地区仍广泛流传。

党崇雅不仅能在明清朝廷为官,而且还是一个大书法家与收藏家。宝鸡青铜器

博物院收藏的党崇雅手书楹联(见图),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党崇雅亲笔手书的唯一原件真迹。

楹联笔锋遒劲,神完气足,流畅生动,犀利简洁,筋骨饱满,灵动飘逸,章法神韵直追魏晋风度,当是党崇雅79岁高龄时的力作,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其中行书楹联“龙向池中起,凤从天外飞”,字里行间充满了党崇雅书法造诣之炉火纯青,而且还体现出了他对故乡的赤子之心。“龙”字一气呵成,两笔写就,“凤”字和“飞”字潇洒自如,其余字端正挺拔,瘦硬有力,墨色以枯墨为主,间作飞白。纸质卷轴,前后无题款,仅有署名和字号篆文图章“党崇雅”“于姜”。据内容推测,龙凤对举,普通家庭宅院不敢悬挂,因为封建时代,龙凤象征帝王后妃。因此,有可能是党崇雅为宝鸡九龙泉炎帝祠撰写。“龙向池中起”,指炎帝在九龙泉沐浴后茁壮成长,“凤从天外飞”,寄托了党崇雅对德治仁政理想社会的向往。宝鸡古代隶属于凤翔府,凤凰是古人以红腹锦

鸡为原型,融合其他动物特征,想象出来的吉祥物。因此,与“凤”有关联的故事不少。如东湖叫“古饮凤池”。苏东坡《东湖》诗云:“闻昔周道兴,翠凤栖孤岚。飞鸣饮此水,照影弄氎氎。”现在宝鸡市政府广场上的雕塑就是一只腾空飞翔的凤凰。

党崇雅书法作品现在已经发现五件,除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为其亲笔原件作品外,其余都是翻印或石刻作品。据《陕西碑石资料汇编》记载:在书法界影响深远的北宋拓本,唐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“栉字不损本”,就是明党崇雅旧藏,此册在开封发现,明装宋锦面,黑墨,拓工精细,后有翁方纲长跋,今藏上海市博物馆。古人有记云:此碑自宋以来,煊赫寰宇,得一真宋本,议千金。碑帖之价,无重于此者。”晚期买卖此碑帖时俗谚有:“光字不扛枷,银钱用车拉。”由此可见,此拓本价值连城。此碑的欧体字瘦、劲、险、硬,若有神使,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,是欧阳询书法代表作,成为中国书法艺术

史上的里程碑。党崇雅能收藏到北宋拓本,宋拓唐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“栉字不损本”,说明党崇雅书法无疑得益于唐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书法真谛。

据悉,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,甘肃天水市南郭寺,陕西西安市碑林博物馆、汉中市汉台博物馆、太白县嘴头镇关王庙等处,都有党崇雅题诗、撰文或亲笔手书的碑刻文字。

此外,党崇雅晚年诗集《鹄失啼》手抄本,1985年在陕西宝鸡县(今陈仓区)杨家沟乡被发现,现在被收藏在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。这是党崇雅顺治十年(1653)从户部尚书任上告老还乡,隐居在陕西宝鸡固川坊塘埔村北太平堡天然山洞“意先居”时所作,他深知自己降闯及仕清的“失节”行为,将遭到后人的贬斥和嘲讽,追求“惟德不朽”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,因此在其手书诗集《鹄失啼》中,表达了“此心之悔,翻天覆地”的痛苦心情。康熙五年党崇雅病逝,次年康熙皇帝派遣赵进美捧谕致祭,弥足珍贵。



梅兰芳《梅花图》春光盈幅

■江苏太仓 陈卫卫

京剧大师梅兰芳喜爱绘画,擅长人物、花卉和山水,作品清丽典雅,形神兼备,真是画如其人,因而备受收藏界青睐。梅兰芳曾向齐白石、吴昌硕、张大千、姚茫父等名家学过画,彼此结为知音,传为武林佳话。

演戏之余,梅兰芳尤其喜爱画梅花,最钟情的也正是高洁的梅花,他曾这样说道:“最重要的东西人人都有,是戒指?是项链?是珠宝?对于我来说,最重要的,却是一朵小小的梅花。”一生中,梅兰芳画过几百幅梅花图,这些作品都映射着他非凡的精神境界。如在梅兰芳艺术馆收藏的这幅《梅花图》(见图)上,我们可以感觉到梅兰芳刚柔相济的笔力。

画面上,左侧的粗梅干曲折蜿蜒,遒劲挺拔,旁边与中间往右插入几株斜枝,花疏而气清,韵味隽永。一朵朵迎春怒放的梅花风姿绰约,恰似片片朝霞,仿佛传来馨香阵阵,让观者心旷神怡。粗干与分枝、红花与黑树交错有致、相映成辉,营造出丰富的音乐般节奏美,愈发显出春光盈幅、花色迷离,



真是逸趣横生。其色彩的调和、布局的完密,也同梅兰芳的表演一样,讲究造型和布景的色彩,给人以生气弥漫、丝毫没有空旷的感觉。而梅兰芳的楷书题款又是端庄秀逸,可谓与画作珠联璧合。

从技法上看,梅兰芳将书法用笔运用于画中,让梅枝的浓淡、干湿形成对比,或用枯笔、或用黑白描画,或劲拔横斜,或奋力崛起,把梅花的姿态表现得相当动人,具有极高的艺术和美学价值。

梅兰芳作画,最早是师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教授王梦白,而王梦白受到影响最大的则是扬州画派的清代杰出画家华岳。因此,梅兰芳的画在很多方面传承的也是华岳构图新颖、形象生动多姿、松秀明丽又空灵的画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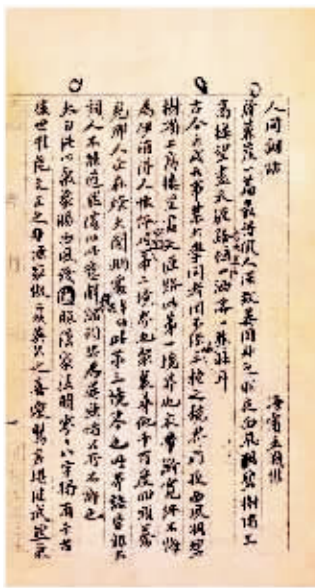
正由于梅兰芳在绘画与戏曲艺术上的融会贯通,才使梅派京剧艺术达到了巅峰。著名电影导演费穆曾经把京剧比喻为国画,又将梅兰芳比作傲霜斗雪、艳丽绝代的梅花,赞美京剧与国画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作家周瘦鹃则写过一首诗,歌颂了梅兰芳的高洁:“梅君歌舞倾天下,余是丹青亦可人。画得梅花兼画骨,独标劲节傲群伦。”

独上高楼 大家风范

■上海 周惠斌

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……”这一脍炙人口,为读者耳熟能详、广为传诵的经典名言,出自中国近代颇负盛名的著作《人间词话》,作者王国维被梁启超誉为“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,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”“不独为中国所有,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”。

王国维(1877—1927),字静安,号观堂,浙江海宁人,学无专师,自辟户牖,博通经史,学贯中西,一生耽溺于古文字学、古器物学、古史地学以及哲学、美学、戏曲、诗学、词学研究,治学严谨,考证精湛,信而有征,不囿成见,开一代学风;更将西方哲学、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、文学融为一体,是初创新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国学大师、学术巨擘,著述宏富,有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》42种。1925年,任清华研究院教授,自言“收召魂魄,重理旧业”,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。1927年6月,留下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”的遗书,投湖(颐和园昆明湖)自尽,成为千古之谜。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,清华大学建纪念碑,由梁思成设计,陈寅恪撰文,马衡篆额,林志钧书丹,碑铭“惟此独立之精



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”,震古烁今。

王国维7岁入私塾,弱冠开蒙,在博涉多才、酷爱收藏、专攻书画的父亲王乃誉“口授指划”下,恪守笔、墨、力为三字箴言,师法晋唐,遍临秦汉以降名碑名帖,打下“气韵生动、趣味闲逸”的书法基础。王国维书品高格,儒雅脱俗,视野开阔,见解精深,但无意成家,素无擅书之名,不以书法著称于世。论书法,服膺东晋王羲之、盛唐颜真卿和清代邓石如,以变法创新为上,推崇个性,贬斥名利,畅言思想感情,虽吉

光片羽,却切中肯綮。论实践,篆隶真草,四体兼备,以小楷和行楷造诣精深,最为高妙,蕴含“中和之境”与“儒雅之概”。所临石鼓文,健拔劲挺,古雅朴茂,气息流动。小楷取法钟繇、二王及颜鲁公,注重结构和用笔,讲究字、行和页的协调,起笔收锋,绝弃张扬,点划端正,墨色偏淡,灵动朴实,刚柔相济。行书吸纳宋人气息,富于变化,颇具动感。行楷中宫收聚,浑厚而入,含蓄而出,笔力稳健,书写从容,章法整齐,布白清新,书风简洁沉实,堪称学人笔墨。

王国维传世书法、所留墨迹,多为笺书、文稿、尺牍、便函,行书行楷为主,尤以中小楷居多,字型大不盈寸,端庄静谧,疏密得当,与敦煌唐人写经相类。代表作《人间词话》手稿(见图),系作者30岁时所书,计20页,笔画左低右高,欹侧取势,字与文相得益彰,不乏晋韵唐法,俨然大家气象。以文章来读,酣畅淋漓;作书法来看,赏心悦目,尽显作者高蹈的文化修养、人生阅历、人格操守,以及对书法艺术的理性认知和感性实践,精美绝伦。行楷联“旧德醉心如美酒,新篇清目胜真茶”,结体方正,清醇谨严,远师钟繇,奇隽峭响,亦取法欧颜,腴润醇厚,中规中矩,不失自然真趣。